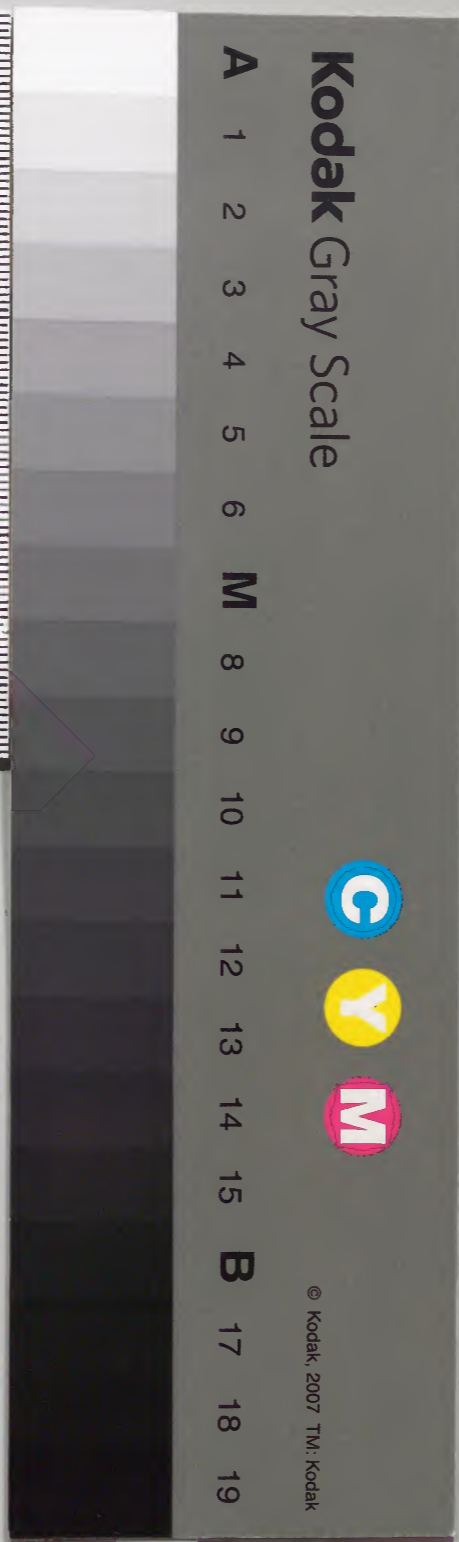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四
 二〇六
 一三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四四
 一〇六
 六三六
 冊架函號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06
冊數	13(24)
函號	280 11



魏志卷五

晉陳壽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放文禎

奉訓大夫右春坊在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媵

虞道克隆任奴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

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

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年二十

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

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申者太祖問其

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景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命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書卷五

傳

二

一

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
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
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
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
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
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
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
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
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
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
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
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
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
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
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
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
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
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太后弟秉
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
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
爲足邪故詔太祖世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
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
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賊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賊
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鼎何武等徒以歌頌
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諫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
遂見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親敬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書卷五十三

傳

三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嬖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知其誠欵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又分秉爵封

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顯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

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

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王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請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荅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

魏略

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

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

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

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

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

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摩髮髻以巾拭面

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

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

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

媵眾多乃獲斯祚耳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

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

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

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

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

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

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

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

后猶不信曰天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

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善說疾

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

后望幄坐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

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

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

年 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

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

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父下流之情

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

夫人我當何憂后之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

賢明以禮自持如此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

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

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

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

饗國又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

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

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

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

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

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

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

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

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

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使

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魏

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

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

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

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

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

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

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

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諡法聖閭周達曰昭德明

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

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

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

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

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

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

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

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

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

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

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庠下使像兼
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
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
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
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
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韡韡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
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
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
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

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
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
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
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
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彌
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
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
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
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

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未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

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揚阜引事此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太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其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

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
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廣
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

敬后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舍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處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后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

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
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
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

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
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
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
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
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
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
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
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

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

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言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

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飛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

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

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

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

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

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

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

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

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

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諸之禍不

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

故事漢晉春秋曰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命

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當

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

且汝為人子可追離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

遂遷殺之物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

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

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

眺仰訴痛哭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

就黃壚而安着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

嬪思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胤興化閨

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

突焚摧傷魂雖永逝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

定省局望嗚呼哀哉

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

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

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

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

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

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為貴嬪

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會郎中初

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為

后太皇太后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

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會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會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孫盛曰：古之王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閭閻，雖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緜兮緜兮，綏兮綏兮，其此之謂矣。後又加嘉位特進，會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

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會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爲西

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

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立宣德

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

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

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

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

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恢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

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

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終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五

傳

三

魏志卷六

晉陳壽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徵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子

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

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葺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

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

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

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

戰餘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

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

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

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

住扶風拜前將軍封豨鄉侯徵為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

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計行在所卓上

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

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

將軍事盡心慰郵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

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

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

州効力邊陲卓再違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

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

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

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漢記

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

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

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與略載

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

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

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

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闖豎以除民害從臺

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無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中

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

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

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闔閭逐螢火而行

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

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

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

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

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

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

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

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吸下故太

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

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

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

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

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

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

昱共攻殺苗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

於朱爵闕下

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

卓初入洛陽

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有夫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

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羨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

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自事不解劍立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樹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逾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伋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已皆

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

善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遂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

河南太守王匡遣

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

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

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為亂卓曰關

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

有動者以我強兵蹶之可使詭滄海處曰海內動之甚

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

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京川材木東下以

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

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

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處曰四方自處道徑也

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

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處司空

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

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

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處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

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

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

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辭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

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

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峻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

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

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

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

謂卓曰此大事揚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處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而

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

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

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

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

熒殺之卓所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卓至西京為太師號

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櫛殺之

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

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

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
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
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
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
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
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
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
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山陽公
載記曰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
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
為御史中丞拜於卓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
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
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播漢紀曰卓抵其手謂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
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
默然遂與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
雄
記曰郿去長安
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
光卓豫施帳
幔飲誘降比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
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輾轉杯案問會者皆戰慄亡
矢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
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
帝時榜門

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
徒皆入錢上于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
萬曆二十八年刊

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於劉躡唐珍張顯之黨乎風俗通曰

司隸劉躡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日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顯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

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躡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

悉摧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

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

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

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

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

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

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

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

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

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蹶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乘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

爭微風不起旻曠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

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

尸吏瞋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掩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

錦繡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咸相

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

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

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一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穩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郎三日中途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

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

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

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懼法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臂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卽時殺越其後輔營

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

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

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依各

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

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

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

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

人往實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

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

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

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

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

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

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

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

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

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

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

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

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

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

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

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

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

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狙詐

是以謀濟義成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

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

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惟北地人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

紀張掖人一名多歲韓遂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

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

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
 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
 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
 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廐馬
 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
 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儲少
 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
 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春秋
 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
 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
 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
 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
 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
 意愛其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

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
 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為藥
 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搗藥示之曰一柶
 不二維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
 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
 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
 幸其營夜有亡告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
 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
 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
 天子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
 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
 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
 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餽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
 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
 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
 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紆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十一

顯其罪也帝納之物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辭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會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椽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居注曰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催性喜鬼怪左道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二刀手復與鞭合持一月侍中侍郎見催帶

仗皆惶恐亦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嵩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和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而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倚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揚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可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

語不順侍中胡遜為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
鄴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
鄴荅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
寧可用邪遜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
事者鄴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
國家為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鄴荅語切恐催聞
之便勅遣鄴鄴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鄴
忠直縱令去還荅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
暉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催將楊奉與催軍
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眾叛稍衰弱張
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

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
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
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
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
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鄜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

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
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
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

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

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
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
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
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
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
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荅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

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大

難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
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三

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轡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鏗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請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

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無百官披荆棘依丘牆問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行秋屯帥張宣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略日催頭至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郟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古

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
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
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
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
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
邵公好學有威
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
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
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
中郎將兪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
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
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

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太
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事不諧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
問文開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
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
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
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
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
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
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
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
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
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近服
所生禮無其文况於所後而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
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
紹使客張

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
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

與紹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

生後機禍至

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

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闈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楫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

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
道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
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
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
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
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
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
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時關之鋒有志功業者理
豈然哉此語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志城門校尉
妄之甚矣

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
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
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
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
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
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
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
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

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
糧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
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
害爲陳禍福馥必遂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
而瓚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

穎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
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

爲之柰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懼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甘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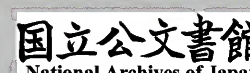
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上崩是鮮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趙說

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

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

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



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

大河之北合四川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

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

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

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

馬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

字合必能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

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上錄曰班字李

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

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

河內解釋義兵臣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

班與匡書云自去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

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

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

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

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

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

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甚酷哉死人

之所難然耻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

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

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

序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

及河伯事在搜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

神記語多不載

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

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徃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

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

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

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

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

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

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占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呼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疆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疆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

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坊吏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虜容諸將共會蜀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丘丘乃還紹到遂屯丘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大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

之幸也。魏義後恃功，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而驕恣，紹乃殺之。

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合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收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

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上簿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史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大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出長子譚為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之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序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楷東突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彦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

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士卒五萬騎八

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

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平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

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二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大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預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
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
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
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
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
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
中常侍與左信徐璜並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
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
傾覆重器操贅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
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劔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
密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劬數喪帥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
輯表行東郡太守交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
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

割利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
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
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彿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唯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汨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交土之民而有再造於操也後
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龔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
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
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甲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
滅三族專制朝政顯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
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
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
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
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
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
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三

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交
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
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
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
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守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
征計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
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
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
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大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若舉火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燥炭有何不消
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日圍守
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
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

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公兖州之

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仗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

姬今之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

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且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

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

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

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

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

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

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

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

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

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

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

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

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

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

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

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

力俱困直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

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

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

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

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

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

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

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
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
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
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
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
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闕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
袁紹起義甲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
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
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
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
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
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
邪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而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
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
區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
紹於地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

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

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

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

物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

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

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告人之節不宜

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

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

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

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眾

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

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

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

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

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旂

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脊絕焉異身昔三

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

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

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

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

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

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滴讎國

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

耻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

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

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

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

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

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

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
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
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
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
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
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
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
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置克已復
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
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
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
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
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
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
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
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
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賈而立輒蒯賈爲不
道人戚以篡衛師代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
以拒之是以蒯賈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
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

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
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
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室出入
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詭媚交
亂譏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
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
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
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
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旂麾戰爲鷹行賦爲幣上
雖傾倉覆庫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
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
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
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
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
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
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
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宜創
夷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存
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
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

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
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
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
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
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矣
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
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
無所逃命因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士崩瓦解
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脩來克已復
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
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
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
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
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
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
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
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
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典略曰譚
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
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
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
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
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
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
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
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
之廣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三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遂擊之敗還
 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
 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
 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
 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
 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摠幕府初
 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
 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
 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

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
 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遂以馬鞭擊其頭罵之
 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
 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
 配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
 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
 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
 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
 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
 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
 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
 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
 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
 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
 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高幹以并州降復以
 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萬曆二十八年刊

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其陵安平勃海河間

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
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
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
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
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皆哀向曹陳兵數萬
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歎至別駕
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
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
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
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

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

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
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

丸尚熙與烏丸逾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

其首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

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

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

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

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

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
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

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

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幸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

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比面乎違天不詳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獻有周成之質賊卓困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戢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比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懷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梯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

不遣三輔典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

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

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

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

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

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

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

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

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

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

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

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

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

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

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

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

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

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

號稱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茲

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萬

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

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

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灄山復為所拒

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

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

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

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

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此大論

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

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任三日士

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樹下尚有麥屑

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

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

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

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

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

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

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直山陽檀

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厓字公孝為八友謝

道是故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賜荅曰以約失之者無矣且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以矯俗也

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

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

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

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

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

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

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有之心聞君盛德必強

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

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

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袁術之在南陽也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

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

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

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書

春秋曰表荅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荆

州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

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

下順表薄其為人不堪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

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基母聞宋忠

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

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

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

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

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

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

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

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

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

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

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

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

都許君為我觀其象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

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

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

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

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

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

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
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
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
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
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且陳前
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
言直誅之無辭表
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
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
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
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
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
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
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

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傳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

書郎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初卒異在荆州日麗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殿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太祖以琮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

其故地劉鎮南以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未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
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祿勳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蔭八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

高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鄆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

臚印 義侍中 義章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宮 春陵先賢

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

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

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

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賴修章表而不獲

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亦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

舉日皆是以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

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

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

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

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

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

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舍舒夙有

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舍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

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

遣刺客殺之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

見發表及妻身形 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也 英雅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

人豈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策紂

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十隕斃計

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

萬曆一十八年刊

魏志卷六

傳

七

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終

魏志卷七

晉陳壽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文禎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上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

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七

傳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
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
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
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
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
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
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

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

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

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

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

關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

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

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將數百騎出武關

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

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

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
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
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

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
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日與張揚合紹令

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揚及部曲諸將皆受惟汜購募其圖布布
開之謂揚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惟爵寵揚於是外許汜惟內實保護布汜惟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州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

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
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
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
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
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
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
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
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
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
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

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
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
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
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

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邈從布
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

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

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

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此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

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

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

諫稱尊號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未詳孰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

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

途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

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途所

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還

通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
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
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斂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
苦少今途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駭罪復
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與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
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
之郡而太師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借號欲以尚為
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
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
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
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
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詭來
備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
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
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
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
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
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
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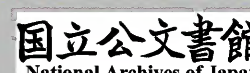
呼攻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
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
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
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
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
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
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
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
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術遣將紀靈
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
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
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
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

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
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
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
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
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
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
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
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
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

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

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
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
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
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
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
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
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
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
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
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
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
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徒不逼章
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登見太祖因陳
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杙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

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州九

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途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特軍疆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

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
比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莒保城
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
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
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十餘里乃在
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縣作帝縣縣自王也昔
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
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
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
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
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顛
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
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
下邳霸後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
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

其計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酒
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
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逾賊曹操何等明公今
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
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
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救耳布破
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
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
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
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
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兵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音在長
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願妾
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
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
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來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之七

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
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
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
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
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
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
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
日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
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
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
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聞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
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
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
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
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

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
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
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
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
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獻帝春秋
曰布問太祖曰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
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
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
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
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語而訴明
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
也其眾近在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
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
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
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

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闕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不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官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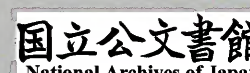
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

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
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
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
造次難得此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文略
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
藝善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
者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
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既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
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
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
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
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
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
急布刺姦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
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
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
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

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
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
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
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
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
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器味爽開南門引軍詣賊
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
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
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
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
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
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
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
隨登老弱纒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
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
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
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
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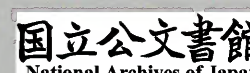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是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

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是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是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是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未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勅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佻陳



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

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頃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為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

將軍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

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

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至

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

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

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遠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此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

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逢忤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

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兗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瀕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動首共造兵動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

於勳紹罪七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疑此是子璜也 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

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
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
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
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
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
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
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簪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
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
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
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
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

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
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
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
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
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
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
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

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
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
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
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
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
殺之徐眾三國評曰洪救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
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
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
方時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途亂而邈超擅立
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
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
洪討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
以待專機則宜徐更觀變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
無變通身及於民功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
名不立良可哀也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七

臣

七

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
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
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
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
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
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
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
弱敵強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終

魏志卷八

晉陳壽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敷文禎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公孫瓚

陶謙

張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

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

白事不肯稍入常摠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

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

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

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

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歎劉道得赦還

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

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

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

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

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

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

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

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

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

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

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部

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

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一

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制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使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方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贖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贖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

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

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賁宛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

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

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

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

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夫司馬領河
此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
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特有
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齊陰男
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
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
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
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
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
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
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
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
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

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
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
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
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
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

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
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
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執寇
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國家值
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
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
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
近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勃海太
守黜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

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
年不郵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
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
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檢
文曰詔書一封前紹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
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
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
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
勳仍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
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亦汚王爵損辱袁宗紹
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
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
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
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
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
無禮臣雖闕首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錄

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
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與兵
與紹對戰 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兖州置

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
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
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
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
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
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
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
賞必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
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
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
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持雖有小惡固宜容忍

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
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
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
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
士殆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
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豫張逸張瓚等 瓚上訓為幽
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

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
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為職當得之不謝
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
取繪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
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 虞從事
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警也

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

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

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路

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

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

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
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
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
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變守則不能自固
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
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
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
遠珞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
滅袁氏所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
以致攻也

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

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瓚曰昔謂天
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
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
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
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
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
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
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
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逆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
徒增孤子之咎曩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
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恩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
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
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途順之津匿怨害
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上毒得生民辜延台
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震駿
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
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禁

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儘
幸我時賊以焚蕪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
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
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
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
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
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
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
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歸情夫處三軍
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
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
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
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了然無黨又烏丸歲貊皆
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
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遠同盟之誓外失戎
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
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奉旗接壘先登制
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

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
 影寂爾爾無聞卒臻屠滅相馬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
 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
 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竟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
 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
 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今
 德之父長壯而壽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
 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贊不荅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
 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和
 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

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
 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
 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
 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
 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

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

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

謀特為瓚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

火為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

窮月蹶無所聊賴女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

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

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

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

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紹侯者得

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

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

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

女者掘地為道穿冗其樓下稍稍施木柱袁紹分部

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取傾倒瓚自知必敗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七

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關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

策馬赴紹軍而死

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

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間柔遣使

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度遼

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

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

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子之力

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

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關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

將如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

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

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

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放戲無

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

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

起固疆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

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

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

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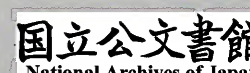
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土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經辱三公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酒待之如初

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

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日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乾處士東莞慕母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嚴恪莫十其志旌善以興化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口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改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辨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



郡一特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稟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難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虺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逞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禍言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艾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

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二張昭等爲之哀辭曰倚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末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會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焉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

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

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

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

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并州刺史丁原

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

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

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

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

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

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單于於鄴南破之單

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种軍眾復振卓以楊

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

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

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

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楊素與

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

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七

其衆也典畧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謚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

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

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

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時襄平延

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

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

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

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

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

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

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

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遣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
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
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
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
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
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
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
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

馬初恭病陰消為闖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
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

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

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
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
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
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
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
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
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未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
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
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與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
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
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親時變卒歸於漢
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
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

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
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
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途賊孫權遭遇亂階
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
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
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
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
逆神乃敢僭號特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
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無知與之
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
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
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
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
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王毀於匱虎兇出於匣是誰
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
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
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
遠東君臣無林湯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

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
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
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
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
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
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
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
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
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
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
其諸與賊使交通皆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
赦除之與之更始
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
悉斬送彌晏等首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
中令孫綽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
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
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
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綽伺
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七

秦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支書命服作物下到
臣郡秦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
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
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
卽進兵圍取斬彌晏秦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
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
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咨使領
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
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起等金鼓始震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
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
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
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
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
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
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
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
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汗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
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
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能授極位震動南土
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臣上下畢歡竭情

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耻遠
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
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
蛇來爲寇言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
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
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
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
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專勢實但欲罷弊此
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
愛惜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自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
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
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
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於事捷得
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
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
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齒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
未報而以罪覺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
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
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
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

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覩上卿大
舉翁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
示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
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
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
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
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
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
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
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
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
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諷弘武皇帝時始奉
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
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
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
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奉奉奉念自竭
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
辯而不俗附依曲諂若出曾臆加仕本部常在入右彼

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
上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
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艱生之降齊王
降費之說射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驎
將已篤疾不宜廢
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
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
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
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
拜容夔大怖由
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
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逾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
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
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
變非獨出儉遂
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
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十七

八十老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
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蠖蟻小醜器
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
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
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
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
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訢讓冒犯愆寬郡在藩表密邇
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
國然猶跋扈虐劉邊陲鋒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
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
業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
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
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
丘墟而民係於虜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
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
文昭武烈萬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
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
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專魏匪處小
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
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

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
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
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
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
獨見先覩羅結返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
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
絕殺不念舊怨纖織往來未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
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
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
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
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
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
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未保祿位
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
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
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
制王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
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
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或佞邪盜
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
萬曆二十八年刊

萬曆二十八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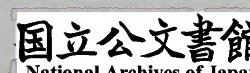
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滅
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何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
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
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
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
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
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
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
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
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寇釋絃逝
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
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
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鎬伐薪制梃攻案為櫓奔馳赴
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
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
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
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
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
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藉著廊廟勝衣舉履謙
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哀世

諸侯猶慕著信以降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
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
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
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
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鬪鬪未知
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
等雖鄙誠竊取之若無天平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
云有大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
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丰實之中無大援於
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
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
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途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
撫育亮其控告使疏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大
月軍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
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
吳人欲戮其使羊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
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伏
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
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
萬曆二十八年刊

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勅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

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今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

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



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慶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珣根苦蝮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鬍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

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無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人三部也是後董卓

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

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

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

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

京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聞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涪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

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

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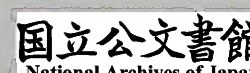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

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



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
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
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
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
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
三輔有路曜光和中東方
有張角漢中有張脩路曜教民緇匿法角爲太平道脩
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
頭惠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淺而愈者則云此人
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

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
子五子文使都督日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罪之意俾三週其一上之天
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
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
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
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
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
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
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於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與略
之失則傳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
寫之誤
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
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圍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
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相文次及竇
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

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渡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

壞因以定之世詒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誼曰不可魯已降劉使既未及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相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兒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閬圍等皆爲列侯

萬曆二十八年刊

魏志卷八

傳

三

臣松之以爲張

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聞圖諫止之今封圖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聞圖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燹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于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為中後卡為子彭祖取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閣續圍孫也

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

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曰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封之乃復歸降太祖提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

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十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許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會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志卷八終

傳

三

魏志卷八終

昔本益爪也... 夫之不... 備... 燕... 暴... 業...

